

饭店无证遍地开，谁来监督？

本报讯 日前，本报报道了一些商家借助沙颍河沿岸风景、公共设施等公共资源开起了饭店，这不仅直接破坏了沙颍河原有的生态环境，而且还对政府投入的公共设施造成了破坏。然而，让记者始料不及的是，沿沙颍河所开的22家饭店几乎没有环保、规划、城建、城管、工商、税务、卫生等有关部门的手续和证件。没有相关手续和政府颁发的

营业证，这些饭店是怎样开业的？开业之后，有关部门监管过这些无证饭店吗？老百姓在这里消费安全吗？迄今为止，这些疑问都还没有答案。熟视无睹，或者是失于监管，对于政府有关部门来说，都是一种失职。而作为普通老百姓，在这种无证的、乱象丛生的饭店就餐，无论如何都感觉堵心，更别讲自身的消费安全了。（本报记者）



“破相”的广告牌何时换？ 不“整容”影响城市环境

□记者 梁照曾/文 李寒/图

本报讯 近日的恶劣天气给城市带来不少麻烦，特别是狂风的肆虐，让不少城市设施“破相”。位于市区工农路和交通路交叉口路南的临街楼上的一副巨大的白酒广告牌，就遭受了“破相”的命运。巨大的喷塑广告牌，一半露着铁皮和钢架，一半成一绺一绺的条子，至今依然尴尬地矗立在那儿。“这个广告牌有相

关批文手续吗？为何还不更换？”两天来，本报已经接到5个类似电话。

尽管这种“破相”事出有因，但过了多天还不“整容”，就会影响城市环境，有关商家应尽快更换“破相”的广告牌。企业是构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即使没有市民的反映，企业也应该积极行动，及时更换“破相”的广告牌，还市民一个整洁的市容市貌。

广告

茶可有，亦可无 趣味恰在有无间

——作家郑彦英的茶之道

作家郑彦英是陕西人，北方汉子的性格，与他谈茶，话题却离不开酒。茶与酒这两样性格迥异的品饮之物，不知不觉成了一个统一的话题。

苹果树叶开启的茶缘

郑彦英的老家陕西不产茶，“小时候，农人用苹果树叶泡茶，淡黄的汤色，喝着有点清甜的栀子花的味道，也有了茶的形式。”

记得那时村里只有一个老汉有真正的茶喝，他的儿子是司机，这在当时是很牛的职业，儿子常买了砖茶带给他。老汉每天在家用壶咕嘟地煮茶喝，喝得一口牙全是黑的。这口黑牙也让村人颇为羡慕，那是人家有茶喝的标志。“茶是煮着喝的，能把牙喝黑，这就是我对茶的初步认识。”话语间，小小地调侃一把当年的自己。

后来到了部队，有来自黄山的战友，每年探家会带来家乡的绿茶分给大家喝，来自北方的郑彦英见了，心下疑惑：“看样子还是树叶嘛！”喝起来有股子土腥味儿，也不晓得是不是真正的茶的味道。再后来转业到了河南省委组织部，单位每年集体采购信阳毛尖，一人摊得两斤，喝起来，味道约等于战士们拿的黄山茶，才知道那已经是真正的茶了。

之后，郑彦英迅速爱上了信阳毛尖，那股子土腥味儿成了他对茶最早的口味记忆。

而今，郑彦英已经养成了饮茶的习惯，每天午睡醒来，必要沏一壶茶，一边办公，一边小啜。如有一天误了这壶茶，晚上定要补上。20多年的茶龄已经让他的身体每日都对茶有了需求，不饮则内脏燥，进而生火。

茶道仪式是茶的一部分

“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排在最后，它不是必需品，但它的特殊价值也正在这双重功能——既可品饮，也可怡情。”

在郑彦英看来，喝茶从解渴的饮品上升到精神需求，功夫茶将这点发挥到极致。初次领略茶道的仪式是在1978年，当时他去汕头一个战友家拜访，当地人家都习惯喝功夫茶，泡得极浓，极小的一杯，端起来咂摸一小口，便把杯子放下。唯有北方来的郑彦英一口饮尽，“显得特别没文化”。于是，他也学别人的样子咂摸一小口，却没咂摸出什么味儿，只觉得越喝越渴。

后来才慢慢明白，除去南方人喝茶的口味重，功夫茶的这种仪式，其实也是喝茶的一部分内容。“器皿改变了，程序复杂了，往往使物质的东西变成神圣的，或者卑贱的。”

而今在办公室习惯用飘逸杯泡茶，其实也是简化了的功夫茶，喝得讲究些了，喝的茶也多了——正山小种、普洱、乌龙……品饮之间，也懂得细细咂摸每种茶的滋味。

茶可有，亦可无

趣味恰在有可无间

在郑彦英看来，“中国人是白酒催化的民族”。他最爱的是67度的衡水老白干，难怪在他眼里，西方人的红酒不够烈，不够劲，而且“论盎司喝，未免小气”。

茶与酒这两种性格迥异的饮品，在郑彦英看来一点也不矛盾。“它们其实可以用一个字统一起来——品。”

酒是一种兴致，朋友小聚，有酒，话就稠了，酒是催化剂，酒是变压器，喝了酒，感情迅速拉近，啥话都说了。郑彦英最喜欢周华健的一句歌词：“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诠释的其实就是“品”的感觉，滋味全表达出来了。爱酒不酗酒，才是懂得喝酒，“平时在家，有个猪蹄，就来一杯，仅一杯，‘嗷儿’一口干下去，得劲。”

茶与酒还有个共同点——都可以“无”，可有可无，不是生命的必需品，却可为生活添滋味，有了闲、有了钱，便会来点茶、来点酒，“它们是生活的、精神的必需品”。

（据《大河报》）